

# 基于汉字构形理论的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汉字书写偏误分析

——以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为例

##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Errors among Thai Junior and Intermediate Chinese Learners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 Formation Theory: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at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Zhang Jinnan\*, Tanes Imsamran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 554009472@qq.com

### 摘要

本文以泰国华侨崇圣大学42名初中级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以现代汉字构形理论为理论框架，结合访谈法、课堂观察法、偏误分析法及统计分析法，系统探讨了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中的偏误类型、产生原因及相应的教学策略。

研究发现，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书写偏误主要体现在笔画偏误，如笔画遗漏、误加、变形等；部件偏误，如部件混淆、增减、变形等，以及整字偏误如形近字混用。这些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母语负迁移，如泰文书写习惯导致笔画圆弧化、部件意识模糊；教学环境因素，如汉字课程不足、教材不规范；教师因素，如教学偏重语音和词汇、缺乏系统反馈机制；以及学生个体因素，如动机不强、学习策略单一。研究为提升泰国汉语学习的书写偏误提供了实证借鉴，对促进中泰教育合作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汉字书写偏误，偏误分析，母语负迁移，现代汉字构形理论

###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42 beginner and intermediate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from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in Thailan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Using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formation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ombining methods such as interviews, classroom observation, error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types of errors, underlying causes, and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in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among Thai beginner and intermediate learn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ai Chinese learners' writing errors mainly include stroke-related errors, such as omissions, additions, and distortions; component-related errors, such as confusion, additions, reductions, and distortions of components; as well as whole-character errors, such as mixing up visually similar characters. The primary causes of these errors include negative transfer from the native language—for instance, Thai writing habits leading to rounded strokes and vague component awareness; teaching environment factors, such as insufficient Chinese character courses and non-standardized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er-related factors, such as an overemphasis on pronunciation and vocabulary and a lack of systematic feedback mechanisms; and individual learner factors, such as weak motivation and monotonous learning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insights for improving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errors among Thai learners and offer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Keywords :**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errors; error analysis; negative mother tongue transfer;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formation theory

## 序言

###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泰两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不断加深，这一发展趋势的形成离不开泰国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2021年6月29日，由泰国皇家学术院组织拟定的《国家语言政策行动规划（2021—2022）》（本文简称《规划》）获得内阁批准，该《规划》作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总体性的国家语言政策，首次明确了汉语作为第二序列外语语种的地位。这不仅反映了泰国政府对汉语的认可，也为汉语在泰国的普及提供了政策保障。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得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数量逐年上升，汉语业已成为泰国中小学和大学课程中的热门选修科目。

然而，汉语学习的高普及率并不能说明泰国学习者汉语学习效果的好坏，尤其是在汉字的学习上，汉字因其表意特征所呈现出的复杂性无疑给泰国学习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汉字教学也因此成为了泰国汉语教学中的重难点。

### （二）研究目的

本文以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42名初中级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结合汉字构形理论对其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和总结，深入探究泰国汉语学习者汉字书写偏误产生背后的认知逻辑，找出导致其产生汉字书写偏误的因素以及总结偏误规律，帮助学习者了解常见的偏误类型，并提高偏误自查能力和书写正确率。

### （三）研究方法

#### 1. 调查访谈法

笔者对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两名汉语教师展开了调查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学习情况、汉字教学情况、教材使用情况和课后反馈等，这些背景信息对下文分析偏误成因和提出对策具有积极意义。

#### 2. 课堂观察法

在汉字语料的采集阶段，笔者对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42名初中级汉语学习者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课堂观察，并通过拍照的方式记录了这些汉语学习者听写汉字时的完整书写过程，通过这些图片资料，不难看出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会出现的偏误和困难。该研究方法为本文收集语料、分析语料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 3. 偏误分析法

在收集了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书写语料后，笔者采用偏误分析法判定偏误、归纳偏误类型、描述偏误内容并分析偏误成因，最后针对不同的偏误提出对策，帮助汉语教师预测学习者可能会出现偏误，从而引导学习者减少同类汉字偏误的产出。

#### 4. 语料分析法

本文还对所得汉字语料进行了量化分析，对汉字偏误出现进行了计算分类，便于归纳出泰国汉语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上容易出现的偏误类型。

### （四）研究现状

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领域，偏误分析自20世纪60年代起被广泛应用于探究学习者系统性语言问题。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研究视角逐步从汉英对比转向国别化研究：

## 1. 以泰国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的汉字偏误研究现状

陈影(2024)以初、中、高三个水平的在华泰国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全面描述了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不同阶段的汉字偏误类型及偏误成因,经过统计分析,文章指出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偏误以笔画偏误最为常见,其次是部件偏误,最后是整字偏误。而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又有来自汉字自身复杂性的影响,同时还有汉字使用语境和教师教学的影响。

李颖(2024)在泰国玛大附小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了泰国汉语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上存在的问题,经过对语料的收集和分析,为泰国玛大附小的汉字教学提出了教学改进建议、撰写了新的教学设计,并呼吁汉语教师要“加强汉字教学的针对性”。

赵瑾(2020)对泰国明满学校四年级学生展开了汉字书写相关的问卷调查,并发现泰国汉语学习者在汉字书写时产生的主要偏误为错字、别字和繁体字偏误,其中错字的偏误产生可能性最大。

综上所述,由于汉字与泰文的文字系统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母语为泰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往往会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尤其是在偏旁部首和形声字的理解方面;此外,教学方法不当、学生学习动机、汉字自身的复杂性等都是造成泰国汉语学习者产生汉字书写偏误的原因。

## 2. 以其他国家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的汉字偏误研究现状

Park Heung-Soo(2006)收集了韩国大学生作业中的简体字错别字,经汇总归纳后将其分为错字和别字两类,并进一步分析错字产生的偏误类型,如笔画错误、部件减少、部件交换、部件变形等;笔画错误又分为方向、长短、连接的错误,部件交换则包括部件干扰、简繁体干扰等。别字则分为同音形似字、同音字、形似字三类。

Yoon, Changjoon(2012)在明大学国际学院的《汉语语法》课程中进行单词测验,收集学生的错字和别字,测验使用的教材包含约2,300个词汇,实际测试了约240个单词。结果显示,测试中共发现341个错误,涉及402种错误类型。错字是指误写正字形,而别字是指误写成同音不同义的字。论文将这些错误进行分类分析,期待提出有效的汉字书写学习方案。

蔡莉莉(2019)以江西师范大学学生教材和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为语料来源,分析了外国学生在习得汉语时的情况,最终发现汉字书写是学习者在汉语学习中的重难点,外国学生在写汉字时最容易出现错误。

朱香雪(2021)在柬埔寨展开汉语教学实践时发现了柬埔寨学生的汉字书写偏误,后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相关语料,从学生的母语、汉字自身的特点、教师、教材等方面细致探究了汉字书写偏误的成因,并为该学校的汉字教学提出了改进建议。

本文以汉字构形理论为框架,结合泰国学习者特性,系统解析汉字书写偏误的内在机制,为深化汉字教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 一、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书写偏误调查

#### (一)语料来源

本文的语料收集工作主要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内展开,该校共有42名初级和中级泰国汉语学习者接受了本文的调查,其年龄集中在18岁至21岁之间,所处学段为大一至大三,所学专业为商务汉语、中国汉语言文化。

笔者通过拍照的方式记录了这些学生在汉语课上听写汉字时的书写情况，因此，在语料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回顾这些学生在书写汉字时的笔顺、停顿等动作行为，从而更好地推知他们在习得汉字时存在的偏误和困难。

调查期间，本文一共收集到来自 42 名泰国汉语学习者的 245 份语料，本文还制定了一些要求对所收集的语料进行了筛选：第一，语料中学生书写的汉字必须是当下通行的简体字；第二，书写内容必须字迹清晰；第三，由于这些汉字语料是通过课堂听写收集而来的，如果有学生的听写成绩不合格（即听写内容有半数以上用拼音代替或直接空白的视作不合格），该语料就被视作无效语料。根据以上标准，最终筛选出 200 份有效语料作为本文进行分析的主要材料。

## （二）汉字书写偏误的认定标准

本文应该先明确“偏误”与“错误”之间的区别，“偏误”是指有规律的、普遍的、成系统出现的错误<sup>43</sup>，是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的过程中与目的语相偏离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它反映了学习者的目的语能力还处在发展不完善的阶段；而“错误”则是没有规律的、偶然出现的不正确形式，即使是母语者也会在母语使用过程中产出错误的表达。因此，在判定汉字书写偏误时应该坚持以下几项标准：

第一，同样的汉字书写错误要出现在两个以上的学习者身上。不同的学习者如果产出了相同的错误形式，那么这一错误就可以被判定为具有普遍性的偏误，就可以从教学策略、母语与目的语差异等客观条件入手，分析该偏误的成因，并为纠正该偏误提供具有普适价值的教学策略。

第二，同一学习者出现三次以上相同的汉字书写错误。如果一位学习者多次产出相同的错误书写形式，说明该错误可能是由学习者的主观因素所导致的特殊性偏误，这就需要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等方面去寻找偏误成因，并有针对性地为此提出改进建议，帮助这类有特殊偏误的学习者更好地习得汉字。

第三，具有相关性的错误也可以看作是偏误。笔者所说的“相关性”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不同汉字时产生的逻辑一致的偏误，比如学习者因混淆了某两个字而导致的偏误，“混淆”既是学习者产生偏误的一致逻辑。

## （三）汉字构形理论的定义

汉字构形理论是研究汉字字形构造规律的理论框架，由王宁等学者提出和发展。该理论吸收了系统科学的方法，对传统“六书”理论的精神进行了重新阐释，在汉字的表意特性和汉字构形系统这两个基本原则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古今汉字结构分析的普遍原理和方法<sup>44</sup>。简单来说，汉字构形理论强调从汉字的内部结构入手分析汉字，包括笔画、部件等要素如何组合成字，以及字形与字义、字音之间的关联规则。传统的六书理论是汉字构形的经典概括，它将汉字的造字法分为六种类型：象形（以具体图画描绘事物形状，如“日”“月”），指事（用抽象符号指示概念，如“上”“下”），会意（将多个部件组合会合成新义，如“明”由日月表示光明），形声（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组合，大多数汉字属此，如“河”左边氵表水义，右边可表音 hè），转注（利用字形或字义的引申关系构成新字，如“考”本义老翁，引申为“老”字的意思）和假借（借用现有字的读音来表示其他同音词，如用“来”表示动词“来（到）”）。汉字构形理论以六书为基础，进一步系统化了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方法和术语体系，使本文能够更加科学地理解汉字的构造原理。

## 二、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汉字书写偏误类型

<sup>43</sup>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sup>44</sup> 王宁. 汉字构形学导论[M]. 商务印书馆, 2015.

### （一）笔画偏误

笔画是构成汉字字形的最小单位，传统的汉字基本笔画被称作“永”字八法，分别是点（丶）、横（一）、竖（丨）、撇（丿）、捺（㇇）、提（㇇）、折（𠃍）、勾（亅）；现在常用的汉字笔画法是“札”字法，主要指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𠃍）五种笔法<sup>45</sup>。为了更加全面地对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书写偏误情况进行分析，本文将以“永”字八法中的笔画为准。

根据本文收集到的语料来看，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在笔画上出现的偏误主要可以分为笔画变形和笔画增减。

#### 1. 笔画变形

根据本文对本次语料的研究，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八种基本笔画中有四种笔画出现了偏误，其中最容易产生偏误的笔画就是带有折笔型的“L（竖弯钩）”，偏误率占33.33%。具体偏误内容可参见下表：

表 1 笔画变形类偏误表

笔画变形类偏误			
序号	正确写法	偏误写法	偏误人数
1	㇇（提）	𠃍、𠃍、𠃍	5
2	L（竖弯钩）	𠃍、𠃍、𠃍、𠃍	14
3	丿（竖钩）	𠃍、𠃍	8
4	丿（撇）	𠃍、𠃍	4

首先，泰国汉语学习者对于“㇇（提）”的写法存在大量偏误，尤其是在带有“氵（三点水）”和“冫（两点水）”的汉字中，如“𠃍湖（湖）”和“𠃍冰（冰）”，他们所写的“㇇（提）”更像一个“√（对勾）”。此外，“㇇（提）”的正确写法应该是短小干净的，笔画应该有从浓到淡的变化，但是泰国汉语学习者所写的“㇇（提）”又直又长，笔画粗细也比较均等。

笔者认为泰国汉语学习者对于“㇇（提）”画所产生的书写偏误是由教学不当引起的，教师在黑板上书写带有该笔画的汉字时，尤其是带有“氵（三点水）”和“冫（两点水）”的字，很可能因书写速度过快而导致笔画连接、飞逸，由此影响了学习者对该笔画的视觉记忆，导致他们出现了这样的偏误。而另外一些通过教材上的印刷字体来记忆汉字的学习者则很少出现该笔画变形的偏误。

其次，“L（竖弯钩）”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写汉字时比较容易产生变形偏误的笔画，同时，这一笔画变形的样式也是最为丰富的。

<sup>45</sup>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第5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乚（竖弯钩）”的第一种常见变形是忽略该笔画的折笔和钩，导致“乚（竖弯钩）”直接被简化成了“㇇（捺）”，如“视（视）”，这一偏误的形成与汉字自身的复杂性高度相关，加之学习者对该笔画的认知不足，偏误也就自然形成了。对汉字复杂的笔画认知不足是很多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的一大痛点。

第二种常见的变形则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容易把汉字中的“钩”写成圆润的“弯”，如“色（色）”，出现这类偏误的泰国汉语学习者对“乚（竖弯钩）”这个笔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知，即意识到该笔画是有折笔和弧度的，但是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泰国汉语学习者习惯于将折笔写得圆润均匀，从而造成了这一偏误。

其三，根据语料本文不难发现，凡是带有“钩”的笔画都很容易被泰国汉语学习者写成圆润弯曲的线条，如写“丿（竖钩）”时，会出现“打”这样类似伞柄的图案。这无疑是受到了母语书写习惯的影响。泰文的书写追求圆润饱满，线条平滑、粗细均匀，这与汉字所追求的“参差美”截然不同，尤其是“钩”这一笔，一定要干净利落，线条由实到虚。

最后，本文还发现小部分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写“师”的第二笔“丿（撇）”的时候会在末尾带上一个小钩，如“师”，这很有可能是受到先前所学习的偏旁“丿（立刀）”的影响，如果教师利用汉字构形规律来进行教学，学生就能知道偏旁“丿（立刀）”只存在于汉字的右部，如“刘、刷、副”，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师”这样“丿（立刀）”居左的偏误了。

除此之外，也有泰国汉语学习者将“㇇（斜钩）”与“乚（竖弯钩）”相混淆，把“㇇（斜钩）”变形为“乚（竖弯钩）”的，如“钱（钱）”。对此，本文建议汉语教师重视对相近笔画的对比，减少泰国汉语学习者因混淆笔画而形成偏误的可能性。

## 2. 笔画增减

泰国汉语学习者笔画增减的偏误也比较多，其中，遗漏笔画的偏误概率大于误加笔画的偏误概率，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61.90% 和 38.10%。

此外，根据本次调查所发现的偏误来看，笔画增减的偏误大多是由于学习者对形近字的混淆引起，因此，这一类偏误中的部分偏误也可以看作是部件混淆的偏误。

### （1）笔画遗漏

表 2 笔画遗漏类偏误表

笔画遗漏类偏误			
序号	类型	偏误写法	偏误人数
1	遗漏“钩”	IS、奶	5
2	遗漏“一（横）”	汽、贵、慢	13
4	遗漏“丶（点）”	图、痛、名	8

首先, 本文发现在较复杂的折笔型中, 泰国汉语学习者容易在书写时遗漏掉最后的“钩”, 如“巧”字中的“与(竖折折钩)”和“奶”字中的“㇇(横折折折钩)”。本文认为这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对汉字笔画认识不足导致的, 这样的笔画本应该是一气呵成的, 不应该出现遗漏的情况, 但由于学习者对这些笔画不够熟悉, 所以会常常忽略掉它。

其次, 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也常常会遗漏“一(横)”画, 和增加“一(横)”画的情况类似, 这种偏误大多是由于混淆了形近字引起的, 如“贵”的上半部分与“中”相混淆, 从而形成了“𠄎(贵)”这样的偏误字; 再如“慢”中的“日”与“口”混淆, 形成了“𠄎(慢)”。这样的偏误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学习者对汉字各部件的认知不足导致的。

除此之外, “丶(点)”作为汉字中最短小的笔画, 自然也非常容易被学习者遗漏, 不管这个汉字的笔画是复杂还是简单, 它都存在被学习者遗漏的可能性, 比如笔画复杂的“痛(痛)”, 还有笔画简单的“名(名)”, 这就说明“丶(点)”的遗漏与汉字的难易程度没有直接关联, 这种偏误的成因可能是学习者粗心、不细致观察的学习策略导致的。

## (2) 笔画误加

表 3 笔画增减类偏误表

笔画增减类偏误			
序号	类型	偏误写法	偏误人数
1	误加“一(横)”	累、碧、碗、霁、商	10
2	误加“丶(点)”	疼、冬、类	6

首先, 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常常出现“一(横)”画增加的情况, 根据出现这种偏误的错别字来看, 本文认为这种偏误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 受到形近字的影响, 如“碧”这个字中, 学习者很有可能是混淆了“白”和“百”二字才出现了这一偏误; 还有“商”这个字, 学习者可能将“商”字的上半部分与先前所学的“立”发生了混淆, 所以在书写时多写了一横。第二, 可能是由汉字自身的复杂性造成的, 如“霁”这个字, 中间穿插着许多“一(横)”画, 这无疑在视觉上影响了学习者, 这一类具有错综笔画的汉字最容易造成笔画增加或减少的偏误。

因此, 本文建议汉语教材的编写者在编写汉字和生词时能够使用田字格来呈现, 这样就可以帮助学习者更清晰地了解复杂汉字的组成以及每一个部件的样貌, 从而减少笔画增减这一类的偏误。

除此之外, “丶(点)”作为汉字中最短小的笔画, 不仅非常容易被学习者遗漏, 也很容易被学习者误加, 如“疼”和“冬”, 虽然都有相同的部件“冬”, 但是在不同学习者的书

写中有的会少一个点，有的则会多一个点，因此，这很有可能是学习者的主观因素所导致的偏误。

## （二）部件偏误

部件是由笔画构成的具有组配汉字功能的造字单位<sup>46</sup>，不同的部件互相组合搭配构成了丰富的汉字，有的部件既是一个汉字，如“日、月”，有的汉字由两个部件构成，如“星、明”，有的汉字由三个或三个以上部件构成，如“磊、碧、璨”，一个汉字的组配部件越多，这个字看上去就越复杂，但是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泰国汉语学习者所产生的部件偏误与部件数目之间并未呈现出等比关系；恰恰相反，部件越简单，泰国汉语学习者越容易出现偏误。

下面，笔者将从部件变形、部件混淆和部件增减等三个方面论述该观点。

### 1. 部件变形

表 4 部件变形类偏误表

部件变形类偏误			
序号	正确写法	偏误写法	偏误人数
1	辶	远、近	4
2	口	湖、刮、话	13
3	己	纪、起	4
4	阝	队、队	3
5	艹	简、笨	8

首先，“口”字变形的偏误率是所有部件变形偏误中最高的，占比达 30.95%，泰国汉语学习者容易将“口”直接写作一个圆圈。究其原因，其一是受到了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泰文中的许多符号都带有圆圈，这就导致泰国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会习惯性地写出圆圈。其二是受到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影响，汉字大多笔画繁多、组合复杂多样，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难于无法拆分复杂的笔画而常常遗漏笔画、或在无意中让笔画变了样，汉字的“口”就很容易变形为圆圈；再加上听写时学习者会抱有“书写经济性原则”的心态，写一个标准的“口”字需要三笔，而画一个圆圈却只需要一笔，学习者为了更快地完成听写任务，自然会选择更经济快速的写法。其三是受到教师教学策略的影响，教师在板书汉字时如果写了连体字，就会导致“口”字的方块特性不明显，一些学习者看到这样的板书内容，就更容易把“口”和圆圈混淆起来，从而造成这一偏误。

此外，将“口”变形为圆圈的这种偏误存在大量泛化的情况，许多与“口”相关的部件都会被泰国学习者画成圈，如“日”写成“（镜）”，也就是在圆圈里加上一横。这提醒了本文不能忽视微小的偏误，教师在发现学生偏误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及时指出偏误，避免学习者将偏误泛化到其他相关的部件中。

<sup>46</sup>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第 5 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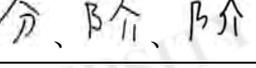
其次, 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某些汉字部件时容易产生字母式变形。其一, 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写“辶”这个部件的时候, 容易把其变形为英文字母“Z”, 忽略了“辶”中“勹(横折折撇)”这一笔画的折笔, 从而写出“ (远)”这样的字形; 其二, 在写“己”这个部件时, 采用的笔顺和写法都类似于翻转过的英文字母“S”, 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太流畅的线条, 如“ (起)”; 其三, 在书写“阝”时, 由于结构把握不当, 变形为酷似字母“B”的字样, 从而形成了“ (队)”这样的奇怪组合; 其四, 泰国汉语学习者还容易将“竹”写成英文字母“KK”的组合, 如“ (笨)”, 其书写时的笔画和最终呈现出的字样都采用了字母“K”的书写策略。

综上, 字母式变形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常见的偏误之一, 这很大概率是由英语负迁移造成的。英语在泰国的外语学习行列中位列第一, 其地位可见一斑, 英语的普及率自然也远超汉语, 在这样的环境下, 汉语会受到英语负迁移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 再者, 英语与泰语同为拼音文字, 二者之间具有更强的相通性, 泰国汉语学习者很有可能在学习中文时已经掌握了英语, 或是对英语文字更为熟悉, 当他们带着英文的思维接触到汉字时, 很难不对一些与英文字母类似的汉字部件产生联想, 从而造成这样的偏误。

## 2. 部件混淆

泰国汉语学习者产生部件混淆偏误的情况最为复杂, 这是由汉字中的诸多形近字所造成的偏误, 属于汉字自身的复杂性为学习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

表 5 部件混淆类偏误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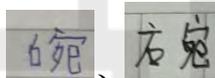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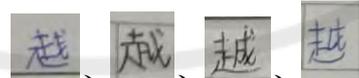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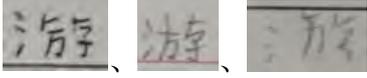
部件混淆类偏误			
序号	相似的部件	偏误写法	偏误人数
1	“贝”和“见”		4
2	“目”和“耳”		3
3	“予”和“子”		5
4	“人”和“八”		7
5	“刀”和“力”		4
6	“先”、“失”和“矢”		4
7	“木”和“禾”		4
8	“月”和“冂”		3

由于构成汉字的基础部件复杂繁多，这一部分的偏误内容也较为零散，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可知，由形近字造成混淆的书写偏误率占比约 40.48%，如“贝”和“见”、“予”和“子”、“木”和“禾”，学生经常会写错，如果用汉字构形理论加以解释说明，令其理解字面与字义之间的关联，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类偏误的产生。如“私”这个字，之所以采用“禾”作为偏旁，正是因为“禾苗”这一农作物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属于“私人物品”，这样解释既可以让学习者将字面与字义结合起来，又可以让学习者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情况，既有趣、又富有知识性，在汉字教学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一种容易让泰国汉语学习者产生混淆的部件是笔画相同、组合方式不同的相似部件，如“目”和“耳”、“人”和“八”、“刀”和“力”等，这些部件的相似性是由笔画的组合方式带来的。笔画的组合一般分为相离、相交和相接<sup>0</sup>，“人”和“八”的不同就来自于一个笔画相接、另一个笔画相离，其他几组部件也是如此，虽然笔画相同，但是一旦采用不同的笔画组合方式，就会形成不同的汉字或部件。这一类偏误的占比大约为 40.48%。

### 3. 部件增减

表 6 部件增减类偏误表

部件增减类偏误			
序号	正确	偏误写法	偏误人数
1	“这”		3
2	“喜”		3
3	“碗”		5
4	“菜”		8
5	“半”		4
6	“热”		8
7	“越”		10
8	“游”		6

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常出现漏写或多写部件的错误。例如，正确的“半”字只有两横，但有学生多写一横，错写成了“𠂇”而又有有的学习者在书写过程中，少写了一点，错写成了“𠂆”。同样地，“喜”字写成缺少“口”的“𠂇”；“这”字误写成缺少“辶”的“𠂇”。以上都是**部件增减类偏误**的情况。

总体来看，在部件增减类偏误中，部件漏写的情况较为常见，而部件增添的错误相对较少。例如有学生将“碗”字左上方多加一笔“丶”变成了“𠂇”字，导致字形错误。而这些错误表明，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时，容易因部件认知不清或视觉混淆而导致结构上的增减偏误，需要在教学中加强部件的辨析和规范书写训练。

### (三) 形声字偏误

#### 1. 形近字偏误

表 7 形近字类偏误表

形近字偏误				
序号	形近字	偏误写法	语境	偏误人数
1	“昨”和 “作”	作天	昨天	3
2	“下”和 “不”	下(不)班	下班	3
3	“刻”和 “该”	六点三(该)刻	六点 三刻	3
4	“手”和 “毛”	(毛)机手	手机	4
5	“丈”和 “文”	文夫丈、(文)夫丈、 文夫	丈夫	6
6	“士”和 “土”	硕土、博士、 博(土)士	硕/ 博士	8
7	“毕”和 “华”	(华)业、(华)业毕	毕业	5
8	“馆”和 “宫”	饭官、饭宫	饭馆	3
9	“办”和 “为”	怎(办)	怎么 办	3

形近字偏误是指学习者因汉字字形相似而混淆，用错了本应书写的字。研究表明，初学者对形声字的加工更依赖字形信息，因而由字形引起的错误多于字音错误例如，有学生将“昨

天”的“昨”误写成形状相近的“作”，导致出现“作天”这样的错字；正确的写法应为“昨天”中的“作”。

李颖（2024）在泰国玛大附小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了泰国汉语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上存在的问题，经过对话料的收集和分析，在一项针对泰国学习者的偏误统计中，这类**形近字替换**错误占整字偏误的17%，属于常见错误类型<sup>47</sup>。而夏婷（2021）的研究也发现，“部件形近改换”是初级阶段留学生汉字偏误中比例最高的小类，达18.32%，可见形近字混淆在初学汉字者中相当突出<sup>48</sup>。

## 2. 音近字偏误

表 9 音近字类偏误表

音近字偏误				
序号	音近字	偏误写法	正确写法	偏误人数
1	“号”和“好”		号码	3
2	“客”和“可”		不客气	4
3	“历”和“力”		经历	4
4	“邮”和“由”		电子邮件	7
5	“码”和“吗”		号码	5
6	“斤”和“径”		半斤饺子	1
7	“碗”和“玩”		碗	3
8	“半”和“班”		半	2

音近字偏误指由于发音相同或相近而导致用错汉字的偏误，即**同音错别字**。学习者往往过度依赖汉字的读音或声旁表音功能来记忆字形，当汉字读音相同就可能混淆其字形。例如有学生把“经历”的“历”误写成同音的“力”，写成了“经力”，就是因为“历”“力”同音而混淆；此处应使用表示历练的“历”。

<sup>47</sup> 李颖. 泰国初级学习者汉字书写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研究[D]. 浙江科技大学, 2024.

<sup>48</sup> 夏婷. 基于汉字构形理论的初级阶段留学生汉字偏误分析与教学建议[D].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笔者在日常的生活中也留意到了留学生将“名”误写成“明”、“士”误写成“事”等音近替代错误。不过总体来看,初级学习者这类纯粹由于读音近似而造成的错字比例相对较低。“形近”别字偏误多于“音近”别字,音近字尽管比例不高,但像“历/力”等同音字混淆在课堂中还是仍时有发生,也需要引起重视。

### 三、泰国初中级汉语学习者汉字书写偏误成因

#### (一) 母语负迁移因素

泰语母语的书写习惯对泰国学生汉字学习形成显著干扰,根源在于汉字(表意文字)与泰文(表音文字)系统的本质差异。泰文字符以圆弧线条为主,强调连笔书写,而汉字则依赖直线笔画、严格的空间布局与笔顺规则。这种差异导致泰国学生常将泰文的圆弧化、连贯性书写习惯迁移至汉字中,例如将方形的“口”写成圆形,或混淆“提(一)”与“钩(丿)”的笔画形态,造成笔画变形、连笔不当等问题,破坏汉字的方块构形特征。

首先,泰文线性排列的书写体系缺乏汉字部件组合的层级性与空间逻辑,导致泰国学生难以掌握汉字的部件布局规则。具体表现为:一是部件位置错置(如“凉”字中“冫”与“京”分离松散),二是忽视部件比例关系(如“竹”头过度压缩),三是混淆形近部件(如“冫/冫”“刀/力”)。这种结构偏误既源于泰文书写对空间组合的弱化,也与学生机械记忆字形、忽视部件功能的教学方式密切相关。

其次,泰语作为拼音文字的特性使学习者过度依赖语音线索,忽视汉字形义关联,导致同音字替代(如“历/力”)和形近字混淆(如“昨/作”)的高发。同时,英语作为泰国的强势外语,其字母书写习惯进一步加剧了汉字偏误,例如将“β”误写为字母“B”、“竹”变形为“KK”组合。母语负迁移与外语干扰的叠加,加之汉字形声字构造逻辑(如形旁表义)的认知缺失,共同构成泰国学生汉字书写困难的核心成因。

因此,泰语母语负迁移对泰国学生汉字书写的干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笔画曲直与连续性的误导,部件组合观念的缺乏,对语音记忆过于依赖,以及英语等外语因素的额外干扰。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泰国学生在汉字书写中出现大量偏误,成为导致泰国学生汉字书写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

#### (二) 教师因素

当前泰国汉语课堂普遍存在“重语音、轻书写”的倾向,教师过度强调听说能力培养,忽视汉字书写规范的系统训练。例如,部分学校推行“认读优先”政策,仅要求学生对汉字达到“形近可辨”的模糊标准,甚至以拼音默写替代汉字听写,导致学生对笔画、部件等书写细节缺乏重视。这种教学导向使学生长期处于低标准书写环境中,错误习惯逐渐固化,如“横折钩”简化为圆弧线条、“口”部件变形为圆圈等问题难以纠正。

其次,教学过程中的监管与反馈环节严重不足,书写纠错机制未得到有效落实。教师批改作业时多关注语法内容,极少针对笔画笔顺、部件布局进行精细化纠错。数据显示,若无持续纠错干预,学生书写错误固化率高达67%。

此外,泰国汉语教师队伍流动性高,短期志愿者占比大,教学经验不足且频繁更替,导致汉字教学缺乏连贯性。新任教师难以掌握学生既往偏误特点,原有书写问题无法得到针对性解决,如“提画变形”“部件错位”等错误反复出现。

最后,部分教师仍采用单向灌输式教学,忽视书写示范与实践训练。例如,过度依赖多媒体展示汉字而疏于板书分步演示,学生无法观察笔画起止、转折等关键细节;更有教师自身书写潦草、笔顺错误(如连笔书写“冫”部件),学生通过模仿内化错误习惯。这些原因加剧了“形近字混淆”“结构松散”等偏误的泛化,最终削弱汉字教学的系统性与实效性。

#### (三) 学生个人因素

学生自身的学习动机、学习策略与个人习惯，对其汉字书写的质量具有深刻且直接的影响。

首先，泰国学生在“快乐教育”氛围下普遍缺乏汉字学习的内在动机，对汉字书写存在畏难心理，常以拼音或泰文标注替代汉字练习，形成“回避书写—练习不足—错误固化”的恶性循环。李颖（2024）指出，小学生主动规避汉字书写的行为直接导致字形记忆浅层化，如“口”部件简化为圆圈、“提画”变形等问题频发。

其次，学习者普遍缺乏汉字部件组合逻辑与整体结构意识，将书写等同于“机械描画”，忽略笔顺规则与部件布局。例如书写“休”字时随机拼凑笔画，而非按“亻+木”的构形逻辑有序完成，造成部件错位、比例失调。此外，不良书写习惯（如左手姿势不当导致镜像字、笔画粗细不均）进一步加剧字形偏差。

再次，学生的一些不良书写习惯也明显影响汉字书写的规范性与准确性。例如，部分学生习惯使用左手书写，若姿势不正确，极易出现字形镜像反转的现象。此外，还有学生书写时用笔过猛或过轻，造成笔画粗细不匀甚至缺失，这些问题同样与个人书写习惯密切相关。

最后，学生的认知水平与记忆策略的差异也直接影响汉字书写的质量。一些学生则仅仅采用死记硬背、反复抄写的方式学习，忽略字形分析和细节辨识，遇到形近字容易混淆和出错。刘丽丽（2022）提出，如果教师不引导学生针对汉泰文字书写差异采用多样化的学习策略，学生很难自主克服书写困难<sup>49</sup>。

#### 结语

本研究创新性地以汉字构形理论为系统框架，突破前人研究中偏重现象描述的局限，首次从笔画-部件-整字三级结构解构泰国学习者的书写偏误；提出母语（泰语）与外语（英语）双重负迁移的交互影响机制（如“卩→B”“𠂇→KK”的字母式变形），弥补了单一归因的不足；系统分析了学生汉字书写中的偏误类型、成因。研究表明，泰国学生在汉字书写中出现了明显的偏误，主要集中在笔画偏误、部件混淆、部件增减以及整字偏误等方面。经过深入分析发现，这些偏误的产生与母语负迁移、教学方法以及学生个体差异有密切关系。

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所产生的这些汉字书写偏误，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建议，包括明确汉字教学的“三层结构”框架（笔画、部件、整字），引入“六书”理论强化汉字形义关联，采用形似部件对比训练，加强笔顺规范意识的培养，例如，教师在教授基本笔画（如横、竖、撇、捺、提、折等）时，应现场范写示范并清晰讲解每个笔画的起笔、行笔、收笔等细节特征。教师可以使用大号毛笔或醒目的白板笔在黑板上示范，使学生能清楚看到起笔轻重、运行轨迹与收笔方法。同时，教师可借助多媒体技术，以动画形式直观演示笔画书写的过程，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笔画动作形象记忆。如对于泰国学生易混淆的“撇”和“点”，教师可设计专门课件，以动态方式放大显示二者书写轨迹的差异，明确“撇”从上到下逐渐伸展，“点”则快速轻重顿挫收笔，强化学生对笔形特征的直观理解。此外，强化课堂和课后的反馈纠错机制，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尽管本文在分析汉字书写偏误上做出了较详细的探讨，但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与局限性。首先，研究对象和语料数量较少，仅以42名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初中级汉语学习者作为调查对象，这样的样本规模限制了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难以确保结论适用于其他学校、年级或非华人群体的学生。其次，本文的数据多以横向截面调查为主，未进行深入的纵向追踪观察，无法充分体现学生汉字书写能力随教学策略调整后的具体变化情况。

<sup>49</sup> 刘丽丽. 泰国春府大众学校学生汉字书写偏误分析与教学对策[D]. 辽宁师范大学, 2022.

## 参考文献

- 王宁. 汉字构形学导论[M]. 商务印书馆, 2015.
-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第5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 商务印书馆, 2004.
-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 陈影. 泰国留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研究[D]. 贵州民族大学, 2024.
- 李颖. 泰国初级学习者汉字书写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研究[D]. 浙江科技大学, 2024.
- 刘丽丽. 泰国春府大众学校学生汉字书写偏误分析与教学对策[D]. 辽宁师范大学, 2022.
- 赵瑾. 泰国小学生汉字书写偏误调查及对策分析[D]. 安阳师范学院, 2020.
- 石贤芳. 泰国春府大众国际中学小学部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19.
- 蔡莉莉. 外国学生汉语言部首写偏误分析及部首教学对策研究[D]. 江西师范大学, 2019.
- 史文婷. 汉字书写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D]. 兰州大学, 2017.
- 夏婷. 基于汉字构形理论的初级阶段留学生汉字偏误分析与教学建议[D].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DOI:10.27245/d.cnki.gnjsu.2021.003145.
- Yoon, Changjoon. Correcting Errors in Writing(I):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J].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2, (16)
- Park Heung-Soo.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 Errors of Korea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ese Characters[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al Research, 2006, 9